



祖父母结婚已逾半个世纪，从第一次约会开始，他们合作发明了一种特殊游戏——爱的迷藏：在对方想不到的地方例如房前后写下“SHMILY”这个词，等着对方去寻找、发现，如果找到了，就开始新一轮新游戏，如此反复不止。

在糖罐或面缸里，他们一方会用手指写下“SHMILY”，等待对方在做饭时大吃一惊、然后会意一笑；有时候，祖母在阳台上喂我们吃美味的、热气腾腾的蓝色自制布丁，另一方则不失时机在覆盖着薄薄晨露的窗户上，迅速写下爱的涂鸦“SHMILY”；即使在每一次热水澡后，他们也毫不例外在雾气蒙蒙玻璃镜子上留下

“SHMILY”。

“SHMILY”无处不在，甚至有点神秘莫测，几乎没有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想给对方一个惊喜。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童心未泯的祖母甚至会把整卷厕纸展开，为的就是在卫生纸末端写下“SHMILY”；在汽车仪表盘、方向盘、坐垫、播放机上，经常可以看见匆匆写就的“SHMILY”便签，鞋子里、枕头下、甚至是壁炉上更是司空见惯。这个神秘的词，就像祖父母房间里的家具一样，已经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随着时光流逝，我逐渐理解比爱游戏的真正意义，当时青涩的我一度怀疑世上是否存在真

知道我多么爱你

◆ (美国)劳拉·哈蒙德
赵文恒(编译)

爱——尤其是纯洁的、经久不衰的真爱，然而我始终对祖父母之间的真爱没有一丝怀疑，他们彼此深爱，比爱游戏已远非调情消遣，那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之间真挚互爱和奉献精神，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幸经历的。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一有机会就彼此执手相握，甚至在狭小的厨房里错身而过时，也不忘偷吻一下；一旦有人说出上半句，对方就会默契对出下半句；他们合伙玩拼字游戏、猜字谜；祖母经常附在祖父耳边低声说：你简直帅呆了，即使人到老年还那么英俊潇洒。她为自己拥有一双慧眼选择了祖父而庆幸；每次吃饭前，他们低头祈祷，感谢上天赐予

的幸福：他们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彼此拥有对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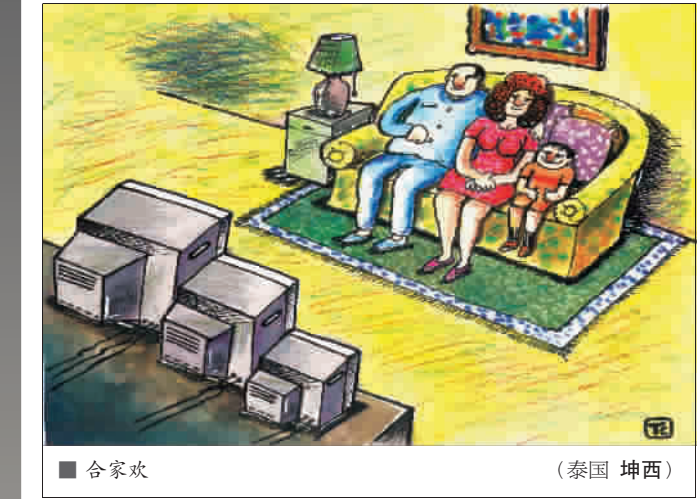
不久，乌云笼罩家庭，祖母不幸患上乳腺癌，实际上10年前就首次发现癌症苗头，但是祖父跟往常一样，陪着祖母走好漫漫人生长路的每一步。为了安抚祖母，祖父甚至将卧室刷成黄色，这样一来，身患重病的祖母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灿烂的阳光。

一开始，依靠拐杖和祖父坚实的手臂，这对伉俪坚持每天早晨一起上教堂，直到最后祖母身体日渐羸弱，再也出不了家门了，这期间祖父只能独自前往教堂，祈求上帝眷顾自己的爱妻。

然而那一天，最令我们忧心忡忡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祖母

去了。在祖母葬礼上，祖父把“SHMILY”郑重地写在一条条粉红丝带上，然后别在花束里。等着人群散去，叔叔和姑姑们围拢在祖母身旁来进行最后的告别，这时候祖父颤步走向祖母的灵柩，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唱起“知道我多么爱你……”

此时此刻，正沉浸在失去亲人悲伤中的我被这一幕深深震撼，我终于明白了祖父母比爱游戏的特殊意义，SHMILY=S+H+M+I+L+Y=See how much I love you(知道我多么爱你)。虽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祖父母爱的深度，但我有幸见证了他们无与伦比的美丽婚姻，是祖父母教我懂得了真爱。



■ 合家欢 (泰国 坤西)

要真切地感受快乐

◆ (美国)马克·贝克霍 王志成(编译)

有两个人快乐烙在我的记忆中。

一年春天，纽约的哈尔森中学请一位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失去双腿的英雄给学生作报告。报告会后，在休息室里，我们对他的不便表示关心时，他却不失幽默地告诉我们：在座的只有他一个人不必为蚊子叮咬而烦心。还有一个是邻家嫂子，她在自己听力有障碍的儿子终于清晰地喊出一声“妈”后，欣喜若狂，一路小跑着告诉遇见的每一个熟人。

其实世界不是缺少快乐，而是缺少对快乐的认真体验，站在另一个角度理解，上述两人的快乐竟是种辛酸，但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快乐，正是这种快乐，曾经震撼我的心灵，它让我明白其实快乐并不远。

从一个角度看是不幸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成了快乐。于是，我不由想起契诃夫《生活是美好的》一文，其中的一些语句堪称经典：“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里燃起来了，那你应当高兴，而且感谢上苍：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要是你的手指头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挺好，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里……要是你有一颗牙痛起来，那你就该高兴：幸亏不是满口的牙痛。”

初读这篇文章，觉得多少有些掩耳盗铃式的自欺，但笑后很快又想到如果有谁真能做到这一点——要真切地感受快乐，着实是令人钦佩的，他一定能牢牢把握住所有属于他的点滴快乐。

炎热七月的一个周末，10岁的侄子来我家做客，起初他一直呆在屋里，沉迷于任天堂游戏，于是我建议一起出去散步放松一下。

路上看到一小木屋，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躺椅，我立刻走进进去躺下，慢慢放松颈部肌肉，恢复自我意识。趁侄子不在房间，我总算可以享受片刻的安静和祥和。“快看，爱丽丝。”突然他边热情地打招呼，边攀在躺椅上，我一下子又重新回到了热闹的世界。“我发现了一个风筝，咱们一起到外边放风筝吧？”他殷切祈求道。

透过窗户往外看去，树叶纹丝不动，根本没有一点风吹的迹象。“对不起，小旅行家，”随着我

只欠东风

◆ (德国)爱丽丝 王岩(编译)

一口回绝说，他眼睛里透着失望和伤心，接着我解释说，“东风不吹，风筝不飞。”但这个坚强的10岁小男子汉很快回答说：“第一，我认为今天有风吹，第二，我能让风筝起飞。”说完，他撇下我独自从后门跑了出去。

我仔细观察花园里的百页窗，心里饶有兴趣开始琢磨：“这个小小男子汉的决心能坚持多久？”他高高举起风筝，仿佛自己就是蝙蝠侠，不停在院子里往返奔跑，风筝时而超过他的肩膀，时而跌落在地上，但他丝毫不气馁，不停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我坚信他挺不过10分钟，就会退缩。于是，我走上去问：“怎么样？”“还行。”他倔强地回答，丝毫

不想承认自己的失败，“不过，我开始明白了一些道理。”他从我身边走过，把风筝挂在壁橱里架子上。我听到他上气接不住下气，自言自语似的咕哝说：“看来，我真的要等待风。”

这时，我突然心头一个激灵，仿佛冥冥中听到有人在对我说：“爱丽丝，有时候你也是犯了同样错误，总想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却没有等待东风来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句话一点不错。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奋斗拼搏，这样做本无可厚非，但到最后才发现，当我们精疲力竭时，目标离我们还很远。所以我们要学会等待，等待东风出现，等待机会的来临。

在傍晚的雨中

◆ (美国)埃伦·森普尔 杜生梅(编译)

每个人身边都会发生一些多彩的故事，而在我身旁发生的故事也毫不逊色。

那天傍晚正下着倾盆大雨，我打着雨伞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家赶。突然，我发现前面有一位叔叔也在傍晚的雨中摸索着前进。我纳闷：这么一个壮实的叔叔怎么也被大雨难住了？我紧走几步才发现他是住在C区双目失明的沃伦·布莱克叔叔，戴着墨镜，行走蹒跚。“布莱克叔叔，您要去哪里呀？”我在雨中大声地问道。“回家！”“我送您吧！”没等他回答，我就跑过去扶着他往前走。

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下水道口的盖子没有盖好，于是我就带着叔叔绕着走过去。这位盲人叔叔似乎觉察到了什么，问道：“小朋友，为什么不直走呢？”“哦，那儿有个下水管道口没有盖好。”“那你扶我过去，扶我到管道口去，我们去把它盖上。”“布莱克叔叔，我们已经绕过来了，就别管闲事了。”盲人叔叔听了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过来了，但已经傍晚了，万一后面的人不小心掉下去了，那多危险呀！”

听了他的话，我为之一怔，便带着他来到下水道口旁边。只

见盲人叔叔蹲下来摸索着抓住井盖的一角，用力抬起井盖慢慢地挪动。这时天色更沉暗了，水珠子不断地从他的脸上流下来，我已分不清哪些是汗水，哪些是雨水。看到这里，我也忍不住把雨伞放下，和盲人叔叔一起搬井盖。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把井盖盖好了。盲人叔叔还在上面使劲踩了几脚，才放心地离开。

看着布莱克叔叔，我思考起来。也许在傍晚的雨中，是我这个明眼人在为盲人叔叔引路；但在人生的道路上，却是盲人叔叔在为我引路呢。

发现“小儿麻痹后天综合征”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楼梯、路边石子或小溪会给我带来麻烦。45岁的我，由于腿部的肌肉开始萎缩，我的腿跛日益加重，楼梯栏杆已经难以承受我不断增加的拉力而日渐松动摇晃……

对我儿子马修·天狼来说，他很像我。他今年17岁，皮肤白皙，身体健壮。没我在场，他显得十分健谈，而与我在一起时，他似乎怯于对答如流的谈话。马修曾因学习乏味的拉丁语与我闹得不太愉快。还有健身和修理汽车挡泥板等事情，也使我们发生种种矛盾。但除了这些争执外，我们还算相处融洽。每天，我眼见他一如月盈，一天天长；而我自己则恰似月亏，一日日萎缩，特别是每天我都日增忧虑地注视着那松动摇晃的栏杆底座。我自己无法动

手修理，便去找几位木匠。然而没人乐意干这种微不足道的工作。这使我在走楼梯时更加战战兢兢了。

在我尚能自如地走路时，常将那个老式的“尤尼龙”望远镜扛上那个小土坡，在星月闪烁的晴夜中支起望远镜的三角架，拿着星图，寻找广阔星空中新的星球、星云或者双星。马修时常帮我架设望远镜。有时他也愿意呆在那里眯着眼睛盯着接目镜。天狼星是马修的中间名字，命名的缘由是因为他诞生在蓝白色的天狼星之下。在一个夜晚，他一再要求我讲讲他自己和天狼星的故事。天狼星是群星中最为明灿的一颗。我眯着眼讲述：那天，你的母亲迈拉半夜醒来。这是她第二

次怀胎（两岁多的马克正在他的小床上熟睡），她根据以往经验，估计新生命快诞生了。而我正在酣睡，对即将降临到我头上的戏剧性的一幕毫无所知。迈拉用变了调的刺耳声音叫醒我：“起来，孩子快生了！”

那些日子我还能行走自如，便套上衣服冲下楼，抓起车钥匙。迈拉已请来邻居帮忙照料马克。我们必须去医院，我搀扶着迈拉朝着小屋外的一辆老式福特车走去，那辆车的近旁是片松树林。我迅速坐到方向盘后。“上来，迈拉，我们走吧。”我说，而她却犹豫着，“我，我不能坐下去。”

“怎么回事？”“婴儿的头正在钻出来……你最好快过来，接住。”在此前此后，我从未听到过如此吓

人的音调。“快来！”迈拉斜倚在前座上，在11月夜半朦胧的星光中，我及时赶过去接住那个小小的、温暖的、茶叶筒似的东西。在它还没完全裸露前，就爆发出反抗似的嚎哭。我的右手托着婴儿的头，左手滑向婴儿的背下，回想起来，我当时相当吃惊：刚刚还像个茶叶软筒，转眼变成了个哭叫着的婴儿。

星光下，我踮起脚谨慎地托着婴孩的头。又看见一个突起的男性标志正对着我。“是个男孩！”我说，突然感到一阵兴奋和得意。尔后，我把他交给他的母亲，将她的衣服披在母子二人身上。这就是婴儿为何在洗礼时命名为马修·天狼的由来——因为当他降生在我手中时，

我看见天狼星正在我头顶上闪烁。

多年来，马修一直对他的“天狼”名字感到窘迫。然而在他长到能站立起来与人们逗笑时，他是能喜欢那颗成为他名字的星空中最耀眼的星星。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到家，当我吃力地登上楼梯时，我注意到栏杆不再摇了，好像被固定在岩石上一样。“迈拉。”我喊道，“你知道这个栏杆被加固了吗？”“是的，问马修去吧。”马修回来时，我欣慰地说：“我该怎样感谢你？”“不用了，你已经为我做过事情了。”“我？如何做的？”“当我出生时，你帮了我一把，让我顺利降生，没掉在地上，所以我领悟到我该报答你。”

余下的交流便是沉默。沉默也是一种情感，传递它的信息既不靠眼睛也不用耳朵，就我所知，是用父子间亲缘的本能。